

# 孫中山病逝考述(下)

莊政

## 鐳射無效改用中醫

十天後，當中山先生的傷口愈合，始能啓用當時醫學界最新的設備——鐳鏡照射，大家都存一線希望，在所有的醫療措施下，這是最後的一着了。甚願以此減輕其痛苦，而防止癌細胞的蔓延。經過幾次照射，雖然病人痛苦稍減，然而病情未見好轉，四肢均呈浮腫。劉瑞恒院長坦白告家屬，鐳鏡本係最後治療，而以四十八小時爲極限，現今已用鐳鏡四十五小時了，仍不見效，病情將告絕望。這是二月十二日發生的事。當時，侍疾同志張人傑（靜江，一八七七—一九五〇年）主張試服中藥，認爲西醫既已束手無策，不妨用中醫藥治療，或可盼望奇蹟出現。家屬宋慶齡、孫科及各重要同志等爲盡人事，力請中山先生接納。但他認爲在院既受西醫診治，而私自服用中藥，無異以不誠待人，絕對不可以；如非用中醫不行，要等遷出醫院後再商量。實則他生平從不輕信中醫，但爲安慰家屬，不便十分拒絕，祇好答應先遷回行轅了，遂返鐵獅子胡同顧維鈞住所。室內有暖氣設備，適合南來的病人居住。侍

從家屬及黨人爲延長中山先生的壽命，不惜試圖採用各種可行的方法，善盡人事，藉求效驗。於是有人推薦北京著名中醫陸仲安，因他與胡適博士熟識，而孫先生對胡氏一向很客氣，如果由他進言，很可能會被採納。遂即推派李煜瀛（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前往天津，尋找正在那兒辦事的胡適，告以來意，約其同歸。胡適最初認爲推薦醫生，責任太重，頗有難色。返北京後，見汪兆銘等人，力言侍疾者均惶急萬狀，莫不以挽救孫先生生命爲第一；且因先生平時對胡很客氣，換一生人勸說，或可採納，胡氏乃偕同陸仲安醫生同往。胡先進入臥室，在病榻前進言。中山先生對胡適說：「適之！你知道我是學西醫的人。」胡適勸說：「不妨一試，服藥與否由先生決定。」說到這裏，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在床邊急乘間說：「陸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說着她即握先生手腕，孫先生點了頭，神情淒惋，因他不想重拂夫人之意，乃伸出手臂，而面向內望。孫夫人立即轉身到床的內方坐下，目光與先生對視。

陸仲安醫生把脈後，並處方如下：

驚恐憤怒，已傷肝經，血沸氣滯，痰濁閉阻，轉爲肝硬。日久成濃，升降之氣失度，氣血因之大耗，是以神倦食少，足腫消瘦，舌乾苔脫，脈洪有數，按按無根，內經以肝爲將之官，相火內寄，得真水以涵濡，真氣以制服，應可奏效。謹擬方於後，候酌：耳環石斛三錢 野人參三錢 山萸三錢 寸冬四錢 鮮生地四錢 沙苑子三錢 沙參三錢 甘草二錢。

## 請留遺言頗費周折

改由中醫治療，原想治本，以後只求治標而已，初服藥後，盡量排水，腳腫盡消。二十日複診，仍具方煎飲，血液循環漸有進步。二十二日則病情轉劇，且患腹瀉。二十四復延名中醫唐堯卿、周樹芬來診，斷爲肝血大虧之症。病情益形危急，中西名醫束手；喉中含痰甚多，神志漸漸不清。醫生直告侍疾同志，欲問遺言，此其時矣。當天下午三時，一女護士自病房出，報告病狀極度危險。諸同志徵得孫夫人宋慶齡同意，請她暫離病房。遂即公推汪兆銘、宋子文、孫科、孔

(下) 述考逝病山中孫

祥熙四人，進入病房。中山先生囑至牀前，似已自知將不起，問道：「諸同志有什麼事？」說完又閉目，後即張目而視，再問：「你們前來有什麼話要說嗎？不妨直接說吧！」突然連續被問，四人反而猶豫不敢說話了。後來汪兆銘靠近牀前，委婉地說：「在一月二十六號那天，先生進入病院後，諸同志都在責備我們，要請先生留下教誨之言，俾便有所遵循。若先生的病很快好了，自然不必說了；萬一不行底話，我們仍舊可以永遠聽到先生的教訓。我們固然知道先生有力量去抵抗病魔，我們也甚願幫助先生去抵制病魔。不過很想趁着先生精神比較好的時候，請求留下一些教誨，那麼，十年二十年後，仍然可以受用不盡呢。」

中山先生似在傾聽，聞後又似沉思，欲言又止，默然良久，才張開雙眼，鄭重地說：「讓我說什麼話呢？如果我的病好了，要說的話太多了；不過要先到溫泉去休養休養，費幾天的時間去思考，然後再分別講述；設使不幸而死，那麼，一切都由你們任意去做就是了，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四人仍請吩咐。汪兆銘說：「先生的病不久當可痊癒，只怕需要很長的時間去調養，一時難以處理公務，而本會又適逢很重要的時會，進行工作不能一刻稍有停滯，還請先生早賜訓誨，以便使我們有所遵守，而有助於黨務的推展才是呀！」中山先生又沉默了很久，然後張開眼睛說：「我如果留下一些話給你們，實在有許多的危險。當今已有無數的敵人正在圍困着你們，我死了以後，他們更要衝着你們進攻。甚至必有方

法，讓你們軟化下來。如果你們不被敵人輾化，強硬擲下去對抗，那麼，又必將被加害，危險甚大。所以我還是不說話為妙，這樣你們環境，似乎比較容易些；如果讓我非說不可，你們將會更不容易對付那險惡的環境了，既然如此，我還能說什麼呢？」說完又閉目休息了。

### 國事家事遺囑草稿

汪兆銘這時以非常懇切言態請求說：「我們追隨先生奮鬥了幾十年，從來未曾取巧而逃避危險，今後的危險又何足畏呢？我們從來未曾被人軟化過，今後又有誰能來軟化我們呢？我們也深切地知道大多數的同志都能遵從先生底話，不計危險與生死。先生教導我們已有很久的歲月了，當能信任得過。」他聽完這話，閉目點頭，表示贊同。又說：「我已經寫過很多的書了！」兆銘答道：「誠然，先生已著有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諸同志都會竭誠地奉行的，不過還盼望先生作一總括底話。」他問：「你們要我說什麼呢？」兆銘回答說：「我們今兒已經預備好了一篇稿子，想讀給先生一一清聽，先生如肯贊成，立即請予簽字，就當作是先生的話好了；假如不贊成，亦請求另賜幾句話，我可代為筆記。」中山先生說：「好呀！你讀給我聽聽看好了。」兆銘遂即檢出一張紙，逐字逐句地低聲慢讀：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

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中山先生仔細傾聽後，表示滿意，點頭說：「可以。」又說：「好呀，我很贊成。」接着又拿出一張家事遺囑，由宋子文請示說：「先生對於黨務方面已有訓誨，至於家屬將怎樣呢？也可以說幾句話交代下嗎？」先生答說：「的確，你們要讓我說什麼話呢？」汪兆銘於是檢出第二張紙，讀云：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中山先生聽完了，又點頭說：「好，我很贊成。」兆銘等人本來想立即請他簽字，遂即開門而出，去取筆墨時，正好宋慶齡在房外，哭啼之聲，甚為悲哀，中山先生似欲免動夫人絕望的感情，於是吩咐汪兆銘說：「你暫且把那兩張紙收存起來吧！今天不必簽字了，等幾天以後再商量好了。我總還能多活幾天的呀！」汪兆銘等不敢再請，立刻把那兩張遺囑摺好，放在衣袋裏，就退出病房了。

### 究誰執筆說法不同

畢生獻身於革命大業的孫中山先生，奔走海外，到處籌款，所經手的錢財不計其數，可是他沒有什麼私產。座落在上海莫里愛路二十九號那幢小洋房，還是華僑有鑒於他一生革命，晚年竟無久棲之所，而自動募款購置的。

關於中山先生上述遺囑的由來，各書記載頗不相同，說法自然也就不一致了。本文所述之種種，主要是參考黨史會編輯的「國父年譜」（增訂本）及其他重要參考書籍撰寫而成的。也有若干書籍載明：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先生病危，口授遺囑及家事遺囑。致「蘇聯遺書」則以英語口授，鮑羅庭等人筆記。這種說法顯然與「國父年譜」所述不同，究竟如何，有待詳加考證。復次，一般人都以為遺囑乃汪兆銘的手筆。字，是他寫的，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不過，文章是不是他做的，還有問題。一般人都知道汪兆銘能言善辯，長於寫作，而且遺囑上明明寫明由汪筆記，自然也就聯想到遺囑定是汪之手筆了。不過，根據「張溥泉先生全集」所載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記」，述及此事：「民國十四年，國父到北平，時論多不滿汪（兆銘）之專橫，為應付時局計，曾下手諭，成立北京政治委員會，指定于右任、吳敬恆、汪兆銘、李大釗、陳友仁為委員，以黃昌穀為書記，鮑洛亭為顧問，曾開會十餘次。吳稚暉與鮑洛亭時相辯論，李大釗寡言。總理臨危時，于右任以為萬一不幸，應有昭示國人之遺命、遺誥、遺訓之定名未決，稚暉以為吾輩係平民主義，不應帶帝王語氣，方決定『遺囑』二字。原稿乃稚暉起草後，再三商確

修改，乃成為今文。兆銘亦修改者之一。並非如『黨史記要』所云『於是汪兆銘等聲請總理預備對同志之遺言，由兆銘筆記。』亟應更正。」

原來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在北京飯店集會十餘次，鑒於中山先生病重，宜預擬一文告，當經會議採納。又召開幾次座談會交換意見，擬成草稿，由汪兆銘抄錄，二月二十四日，再請當時在北京的同志二十餘人參加修改，再由兆銘抄錄，而成今稿。有些書籍認為：遺囑中「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句，原文本是一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據說汪兆銘因恐得罪帝國主義，便把「被壓迫民族」改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 致蘇聯遺言的原委

中山先生第三個遺囑（按用「遺言」，似較妥當）是致蘇聯政府的，傳由先生用英文口授，由鮑羅庭等人筆記。這篇文字現已不易看到，或因基於某種政治因素之故，忌諱談及此事。不過史實畢竟史實，不宜一筆抹殺。至於中山先生是在何種狀況下簽字的，那是另一回事。為補時下有關先生傳記史料的闕遺，爰將致蘇聯政府遺言摘錄，個人認為有此必要。研究歷史，不宜以古衡今，同時也不能以今度昔。否則，不免千奇百怪，一無是處的了。

中山先生致蘇聯政府的遺書，譯為中文是這樣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

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之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與被壓迫民族的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通力合作。

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成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携，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携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

此時此地重提五十八年前的老案，很可能不會受到某些人的諒解。不過倘若我們能多理解當年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時代背景與處境，自可了然於懷。聯俄容共前，孫先生曾遣人與德國修好未果。聯俄容共後，民國十二年二月，他應香港總督宴請，盼與英國交好；三月，又一再與英駐廣州總領事商用英款開港、築路，並發表演

說，願與香港政府合作。四月一日，陳友仁宣布中山外交政策，希望英、美財政援助，用其專家致力建設，不欲專聯蘇俄，在在可見。蘇俄因不自安，一月後來電，願隨時予以必要援助。兩週後派人促國民黨改組，阻與軍閥及列強妥協。而彼等對孫先生敵視愈甚，且不惜種種手段陰謀顛覆其政權。蘇俄加強援助，派遣軍事顧問，並予二百萬元貸款。而況國民黨當時處於劣勢，缺少友邦，蘇俄既示之以好，一隻友誼之手從西伯利亞伸向廣州，自難拒人千里之外，既聯蘇俄，自不便攢棄其黨徒中共，致蘇聯遺言，殆源於此。

### 三月十一簽名情況

二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病體益弱，腿腫未消，飲食睡眠均減少，不過神志很清，雖仍服陸仲安所開中藥，然無好轉跡象。次日，服中藥後稍微腹瀉。為設法延長其生命，自二十四日病危以來，每天均進人參湯滋補。惟肝部日見腫大，身體益形孱弱，體內水分不能排洩，漸至不思飲食，而全身越見浮腫。侍從人員為盡人事，乃延請留日醫生王綸（山東人）使用日本最新發明的治肺癰藥水，自三月一日起，每隔一天注射一次。據說須注射五次後，始知藥水對症與否。三月十日，水腫有增無已，停止藥水注射，至此藥石無效，羣醫束手。當時萬念俱消，而仍不忘東江軍事，得知粵軍已佔汕頭，滇軍已進駐博羅，甚感欣慰，特囑一立即電告漢民，不可擾亂百姓。」當天夜晚，病情益形惡化。

三月十一日上午八時，何香凝前去探病，只

見孫先生腫孔開始放大。她急告汪兆銘說：「現在不能不請先生簽字了！」同時跟宋子文把這意見告訴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先勸她千萬不要哭泣，以便請孫先生在遺囑上簽字。孫夫人說：「到了現在的時光，我不但不願意阻止你們，而且還要幫助你們呢！」何香凝聞後，即囑汪兆銘趕快把預備好的遺囑取出來，並用孫科的自來水筆，想請中山先生簽字。這是多麼教人心碎的時刻！大家都很躊躇，不敢走進病榻之前。正午時間，中山先生忽然張開雙眼，神情自若，環視左右，把家屬與各同志召到面前說：「現在要分別你們了，拿前幾天所預備的那兩張字來呀，今日到了簽名的時候了。」在場諸人聽了這句話都忍不住慟哭起來。汪兆銘立刻把遺囑稿跟墨水筆呈上，中山先生因為手力微弱，顫動得很厲害，無法自持。這時孫夫人含着眼淚，托起先生右手手腕，執筆逐一簽名。他的腕力雖弱，但所簽的名字還是很清楚的。

根據「國父年譜」（增訂本）一一九六頁的記載：「又此時英文秘書陳友仁臨時提出一英文稿，為致蘇俄遺書，係陳與鮑羅庭起草，文字甚長，由宋子文口誦一遍，即要求先生簽字。此文件為長篇英文稿，提出在匆促之間，斷難與前十六天即已定稿，且經高級負責同志詳慎討論後決定之中文遺囑相提並論。以此英文稿，於先生彌留之際僅口誦一遍，遽請簽字，故當時黨內同志認為未當，異議甚多，遂成爭論。」

### 喃喃自語三句遺言

這時正在侍疾的除家屬宋慶齡、孫科、戴恩賽外，尚有重要同志吳敬恒、宋子文、孔祥熙、汪兆銘、邵元冲、戴傳賢、鄒魯、張人傑、陳友仁、何香凝等十餘人。孫先生簽名後的國事遺囑與家事遺囑，繼經宋子文、孫科、孔祥熙（庸之）、邵元冲、戴恩賽、吳敬恒、何香凝、戴季陶（傳賢）、鄒魯等依次簽署證明，筆記者則為汪精衛。中山先生稍微靜息後，從容地跟諸同志說：「我這次放棄兩廣，直上北京，為謀和平統一。所主張統一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建設新國家。茲為病累，不克痊癒，生死本不足念，惟數十年致力國民革命，所抱定之主義，未能實現，不無遺憾。甚願諸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之目的。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堪瞑目。」說完話後，當一位護士為他撤掉炕桌時，他安祥地望着她說：「謝謝你，你的工作太辛苦了，過後你應當好好休息，休息。這一陣你太辛苦了！」

之前，孫先生曾與夫人等談話很久，內容略同於遺囑，祇是沒有筆記而已。他告訴夫人願如其友人列寧保存遺體，並且希望葬於南京紫金山麓。還接二連三地叫「廖仲愷夫人……」，何香凝靠近榻前，囑托她要善待孫夫人，她即答道：「先生放心，我們一定實行三大政策，抵抗帝國主義，以及愛護孫夫人，海枯石爛，不會忘記。」孫先生緊握着她的手說：「我感謝你。」後來他呼吸益形困難，精神疲倦得很，再也不能連續說上四五個字以上的話了。祇微聞反覆呼出「和

中平」、「奮鬪」、「救中國」數語。後來醫生覺得病人太累了，囑其靜臥，安睡些時。到了晚上六時半，又蘇醒了一次，手脚都已變冷，再也不能說話了。醫生睹狀，立告侍疾諸人說：「脈已散了，行將去世，須隨時加以注意。」這時他又

想說話的樣子，孫夫人貼近他的面部，隱隱約約地聽到呼喚「精衛，精衛！」的聲音，立即囑汪兆銘靠近面前，兆銘按先生的手，其脈已如遊絲，更不能再說半句話了。

三月十二日，該是全中國人最不幸，也是最

悲痛的日子！清晨三時許，中山先生又蘇醒了一次，這也是他生平最後一次的睡而復醒，氣喘不已，不能言語。八時許，克利醫生仍臨床一視，九時三十分，這位耗盡畢生心血倡導革命，創建民國的曠世偉人，一眠不起，與世長辭。

# 中外文庫 文 史 論 叢 之二十九

謝 康 教 授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 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 健 行 著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 14044 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名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